

斷鴻篇

潘銘榮著

斷鴻篇

潘銘榮著

中國學社
香港
一九八八

斷鴻篇

潘銘榮著

中國學社

香港九龍中央郵局信箱70149號

The Sinological Bibliocenter

P. O. Box 70149

Kowloon Central Post Office,

Kowloon, Hong Kong.

1988年11月

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,000

版權所有請勿翻印

定價：HK\$ 15.00

潘子與潘書（代序）

梁錫華

他是名牌芝加哥大學研究院的產品。不過，在朋輩中，誰會一本正經叫他潘博士呢？但也不慣用他的大名「潘銘榮」而只簡呼「潘子」。講語源，「子」的來頭可不少。「論語」裏面，用得頂多，是稱師喚生兩皆宜的。本人和潘子，算是相當稔熟的朋友，每見他有甚麼不妥而直言不諱時，「潘子」兩字在我口中，就有「後生」的含義。可是很多時候，當我有不懂的事物向他請教，一聲「潘子」過去，卻是「願聞子之志也」那種求師的意味了，我們兩人中間的朋友之道，大概是這樣。

自一九七六年和潘子論交始，一直都不知道他有創作之興的。一九八一年夏，讀到他一篇題名「燒衣」的短文，才驚覺他平常所握的一枝研究大椽之外，還在半掩朱門的書房內，藏有生花妙筆！此事之後，偶然會像舊日書生春遊驚艷那樣，無意中巧遇他的散文佳作。但可惜他不常寫。

最近，他帶來好些文章，說是預備結集出版，叫人嚇了一跳！真想不到，他積聚之下，竟有這數萬字的作品。看準了光陰的空隙，我馬上像饑民受招待吃大餐那樣，狼吞虎咽地把潘氏散文看完，接着長長的嘆了一口大氣，因為深感遺憾！遺憾，是的，因為有才有學如潘子者，文筆和見識都高出許多香港不斷出版暢銷書的所謂名家，但卻寫得那麼少。惜墨如金到這個地步，簡直是孤寒財主了。想到這裏，又覺得此人可惡，幾乎要深夜即撥電話把他震出睡房，然後罵他一頓。

潘子其實還另有華章的，只不過在他數以百計的資料箱中，「雲深不知處」。但就預備結集的二十餘篇作品而論，他的成績已很不俗了。文章除了筆路清暢，學養豐足之外，還有不少耐思耐讀的佳句，例如：

——黃沙、霓虹燈、游泳池，併成一幅幅咄咄迫人的詭異的組合。更迫人的是滔滔熱浪。柏油路是一面大鏡，把陽光蒸發了投射在臉面上，連汗也給晒乾。（拉斯維加斯印象）

——建築物的玻璃門分割了火燄山和清涼國。（同上）

——車向前奔，載着遊子滿懷的沉重。六百哩的旅途過後，是一片未知。（轉學記）

——下列隨手拈來的例子，則雋永有味，很有梁實秋、錢鍾書這一班學者散文家的筆法：

——紙張用途極廣。印抄書刊，傳播文化，固然不在話下。等而下之，也可抹嘴登瀛，有裨衛生。在古代中國，紙張也用來糊牆、覆甌、紮風箏、做摺扇，甚至有紙衣、紙冠、紙襖、紙甲、紙衾、紙帳、紙屏、紙瓦、紙簫、紙笛。但一種消耗極多的用途竟是焚化。（紙冥器）

——鬼神、祖宗假如必待生人焚燒紙錢、冥器乃得享祭血食，那麼蔡倫以前的陰界豈非一窮二白？（同上）

——爲了懲罰人類，上帝創造了灰塵。（灰塵）

——上帝對人類說：「你本是塵土，仍要歸於塵土。」（創世記三章十九節）。這話對男人說，也對女人說。賈寶玉沒有讀過聖經，所以終是參不透。（同上）

——晶瑩通透的錢箱，又好比沒有警報系統的銀行、不設防的城市，看上去頗有點太平氣象。桌上有這麼一個和平的象徵，使我對人類的前途，尤其是下一代的前途，彷彿

佛要恢復一點希望。（記一件小玩物）

「亡兄十年祭」是感情份量最重的一篇，但絕對不是靠一把鼻涕、一把眼淚來增加磅數。其中傷逝的哀痛，往往是暗示性的；情真意切，十分感人。

最能顯示作者童心未泯的，是「記一件小玩物」。從這篇小品，我不禁想到他的爲人。他在好些事上的天真和固執，和他的孩氣很有關係。正因爲他身上這點永不消殘的稚美，他處理事情時，在許多人眼中，有時就稍欠圓通了。但無論如何，他立身處世自有原則。他不隨波逐流，更不懂阿諛奉承這一套。他做學問，着重「聰明人」規避的「死功夫」，日日夜夜一點一滴地、甜滋滋地、興沖沖地幹！幹！幹！只看他「訪問」那篇短製，讀者應該心裏雪亮了。你看，他決定往芝加哥大學念博士之先，所做的是：

——把芝大有關教授的履歷打聽仔細，把他們的著作編成書目，往圖書館研讀一番。對於一心追隨的教授，我……查清他的資料。他那年那月那日在何處出生、那年拿甚麼研究費訪問何校，甚至他的太太姓甚名誰……我都如數家珍。

正因爲他的鑽研精神特強，他的創作顯得少。他的力量心血，幾乎全部傾注在研究

工作上，且在收集編訂資料這類基礎功夫上。他儲存的資料繁富極了，辦公室放不下，乃堆疊在家。客廳、睡房全變書齋。到一天連洗手間、廚房也有徵用之險時，他於是打殖民的主意，劍及履及地，下手買了一間在某工廠大廈內的貨倉去大展鴻圖了。他顯然志不在創作，但創作卻不放過他。甚麼時候他和創作狹路相逢，自然來一番角力，若對方得勝，他低頭提筆伏案稱臣，乃有散文出爐。不過，照我看，他戰勝創作比創作征服他更多。對着這點脾氣，我做朋友的，不知該做甚麼才好。鼓掌嗎？似乎有負創作。皺眉嗎？未免對不起研究了。由此可見，在潘子身上，學者的明輝掩蓋了作家的光采，但正因為這樣，他作家的身形一經擺正出場，其功架台步，就不乏瞞頭了。有識之士都知道，缺了學問做根底，弄筆頭者無論怎樣一天到晚吹法螺，宣揚自己感情「真摯」、不尚「雕琢」，「我手寫我口、寫我心」……等等，又怎能掩得住弱筆下的赤貧與蒼白？潘子文章的札實，和他的學問大有關係。

★潘子作品有魯迅所云「投槍」「匕首」的一面，對於社會的弊陋，人性的弱點，在文字間頗能切中。這是中國士人關心家國社會的可貴傳統。

當然，潘文未必篇篇佳構，卻是無一不可誦。他筆下有些句子，例如：「人們在城郊建造了人工的小山。除此之外，城市內外的一百二十四個公園足夠人們享用。」（草原城市莎士卡墩），是我個人不喜歡的，因為一看見「人們」，我就光火了。但數十年來，從魯迅、毛澤東以降，莫不愛道「人們」。因此我的意見，自然是十手所指的偏見（這話按大多數人的寫法，似乎應作「自然是人們十手所指的偏見」）。這件事，在此對潘子說說無妨，對他人則閉口為佳，免得給現代化了的男女老幼，申斥為不科學與落後。

潘子數月後將有遠行，此後他和香港，在工作上，在居住上，大概不能不一刀兩斷！想到近年來多少送行的滋味，正是人尚未到啓德機場，已滿有傷如之何的悲哀了。雖然市上大厦是一幢一幢的建，但友輩一個一個的去，自己頭上白髮一根一根的生，乃深感個人躑躅三合土荒林的足音，響得淒寂。惟願潘子遠適異國之後，因東望寥廓以至文思潮湧不能自己而滔滔著文。這樣通過白紙黑字，也可以和香港為數不少的故人稍通欸曲，向無奈的環境，發點不甘無奈的至情呼喊。

（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於港島）

自序

雜文，對於大學教師來說，只能是業餘的愛好。我們的職責是寫學術論文。

因此之故，偶一爲之的雜文，往往自己也不甚愛惜。寫畢之後，或發表或不發表，即使發表了也不一定剪存下來，敝帚不自珍，久而久之，自己也忘了寫過什麼。

不過，正是這些不自愛惜的雜文，却包含個人的喜怒哀樂、性情、願望、執着和偏見。重讀之下，比學術論文更能引起一己的激動和低迴。

今年秋，因離港在即，將歷來所寫學術文字輯成若干本小書，然後着手於非學術性的文章，始訝然於這方面的作品何其零落！印象中，自己寫過的雜文不止這些，只是其餘的都無從尋覓了，尤其是因爲去年夏天曾在匆忙中大搬家了一次，許多書物都仍深埋在重重疊疊的幾百個紙箱中。

收在這部集子的，是手頭所保存，十多年來所寫的部份雜文。因爲內容駁雜，難於

分類，所以都按寫作先後排列，除了開頭三篇紀念亡兄的文字之外。

先兄的早逝，創深痛巨。謹題書名為「斷鴻篇」，以誌雁行折翼之痛。

潘銘燊

一九八八年九月

序於香港中文大學

目錄

梁錫華序	v
自序	xi
亡兄十年祭	1
柏克萊書懷	8
逝存之間	13
轉學記	16
內地大學的藏書	27
拉斯維加斯印象	29
藏書者言	31
沒有印刷術的日子	33

年月日	35
拉雜談雜誌	37
灰 塵	39
槍械之國	41
燒 衣	43
紙冥器	45
馬交劫	47
訪 問	49
草原城市莎士卡墩	51
記一件小玩物	55
書奴搬家記	57
改字水的聯想	62

惜 紙	64
說 巧 合	67
由兩具電器想起	72
赧 顏	75
鐵面的鐵騎士	78
後 記	83

亡兄十年祭

十年生死兩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難忘。千里孤墳，無處話淒涼。

蘇東坡九百多年前寫下悼念亡婦的這些詞句，到了今天，無論字面上、情感上，都恰恰作了我悼念亡兄的代言。

同氣連枝兩兄弟，一個辭世十年，長眠故土；一個則形單影隻，遠涉重洋，以致於到墳前默哀的心願也不能達到。

你在世的忽忽十多年歲月，我們兩兄弟形影不離，同桌讀書，同牀睡覺，我們彷彿有永遠講不完的話。有時使得母親探頭探腦說：「真不曉得什麼緣故！有話明天起牀再說吧！」

小時候兄弟倆常常搭着肩膊邊走邊談，把家裏附近好多條大街小巷都走遍了。你把自己對各樣事情的意見說了許多，又興高采烈大談老師講的笑話、同學間的趣事，令我

感染到學校真是樂土。而我，將舊小說上看到的故事，添油添醬，絮絮叨叨，而你竟然也聽得津津有味。有時我們忘了時刻，回家時飯菜也涼了，很捱了母親一些罵。

我們兄弟間的一句口頭禪是「兩年零兩日」。這是你比我大的日子。但你比我多出的學識，怎麼可能是兩年零兩日的差距！你說過我「文章尚算通順」，但除了這種雕蟲小技，我還有甚麼可以跟你相比？當你大談微積分和解析幾何的時候，我還只是在幾個銳角、鈍角中打轉。你懂得的歷史人物、物理定律，我簡直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。我功課有甚麼難題，交給你準會迎刃而解。到現在，我小學中學所得知識，大半忘卻，唯獨你教我背的那個化學元素表，我至今還能記誦如流。還有，你利用幾根橡皮圈、一些軟鐵線，屈折結繞，在你貯物櫃門上裝置的那個「防盜器」，我一直不懂得是什麼原理。你說過，你要唸哲學，當大學教授，終身追求知識。彼蒼者天！爲甚麼竟然要你在讀大學前一年抱恨而終？是不是宇宙間有什麼奧秘，上天不要聰明人把它思考出來？

記得嗎？有一次看到兄弟三人都得博士的新聞，你笑着對我說：「我們潘家最多只可以拿到兩個博士學位。」（那時妹妹還沒有來到我們家裏，我們只兩兄弟。）對你來說，求學就是樂趣，深造就有如旅遊觀光，你要達到什麼境地都易如反掌。但你知道得

很清楚，你弟弟是一個精神渙散的人，沒有耐性，不能專注，讀書考試好比打針吃藥，我恐怕不能完成你的願望了。如果你沒有離開，我有你繼續扶持，也許還有些微希望。

你也深知，我向來是渾噩無大志的人。這也許是做弟弟的特權。父母親的指望，都從「大處着眼」，我可以躲在你的身影背後偷懶。你病逝後，我立過志要做醫生，但我終於不能振作，錯過了機會。進大學時，我無法接續你讀哲學的遺志。——你知道我是思想混亂的人——本來我也可以讀你擅長的化學、生物，但我卻繼承你性格中那點反叛成份，人棄我取，選讀了受人輕視的中文系。現在，我來美國進修的是圖書館學。你愛讀書，一定會同意我的選擇，是嗎？

小時候，你給我啟蒙的各種想法，你潛移默化的各種做人準則，我現在以至將來都勉力而為，謹守勿失。譬如說，「比謙虛的人更謙虛」，「寧外圓而內方，勿外方而內圓」等等，都是你抄在筆記本上的格言，這些我都記得。我會盡量做一個正直的人，我更會代你孝順父母。你知道嗎？我大學二年級開始教夜校的第一份薪金，就拿了一半回家。我唯一違背你的事情，就是曾經向你嘲笑過的宗教尋求安頓。你說過「人是高等動物，宗教是高等心理活動。」哥哥啊！我缺乏你那種獨往獨來的精神，我覺得心靈需要